



摆渡岁月

文/片 孙葆元

黄河上有多少渡口？数不清。千年黄河，没有桥，桀骜不驯的波涛拦住人们的去路！在古老的黄河上要渡过去，需要出潼关，然后北上，守住潼关就卡死了穿越黄河的路。人道是，潼关天险。岂止天险，它扼住了岁月，连云彩都徘徊在关前！过河还有第二条路，那就是波涛上的路，走这条路就需要渡口。摆渡黄河，实际上是摆渡岁月。

济南城坐落在黄河南畔。1855年的铜瓦厢是清咸丰五年的河南兰阳县，今天的兰考。那一年八月正值酷暑，持续几天暴雨，狂风掀起黄河万顷波涛，在风涛冲击下，脆弱的黄河堤坝被销蚀。黄河掉头北上，掠过这片泉水富足的大地。济南府在泺口设渡，人流车马云集，直把一个野渡变成繁华的古镇。

我的邻居老周是新中国成立后这个渡口的摆渡人，我住谦吉里，他住忠恕里，两里并行，每天清晨七点钟，他骑着自行车上班，我背着书包上学，我们在街头相遇，时间长了，彼此点头，他便喊，小老弟，上学去呀！我只对他点头一笑，心下疑惑：这个大哥满脸古铜色，他是干什么的呢？直到上中学，到黄河对岸桑梓店参加秋收，排着队过黄河，在泺口码头登上渡船，他竟在三百余人的队伍里看到我，用扩音器招呼：“小老弟，赶集去呀！”说完了就哈哈大笑。扩音器放大了他的笑声，那笑在黄河的水面上漂着。

他原来在这里工作。他住的忠恕里在老城厢东郊，与古泺口镇相距四十余里，原来他每天上班都是奔赴黄河之旅。我终于知道他的脸为什么是古铜色的了，那是黄河染的！

再见老周大哥是十多年以后，那次我真是到黄河北赶集了。城市里绿豆短缺，适逢夏日，绿豆是消暑的好饮品，便与朋友相约去黄河北买缺货。我惦记着周大哥，试探着询问着登上那座瞭望塔，他果然在这里，操着扩音器正对渡轮喊叫呢，“那个赶驴的，往里靠，驴惊了掉到河里你怎么捞！”老周一回头看见了我，惊讶地问：“小老弟你怎么来了？”

那一次，我看到了黄河的济南段，大河从西天落下，向东流去，简直就是一条抖动的黄绸，铺天盖地，奔腾起豪迈的心跳。轮渡划向对岸之后，渡口有了短暂的静寂，浪涛无声，放眼望去，除了动态的河水，一切都是固化的，凝望久了，那河水也固化起来，这就是历史。历史看上去是一个时代的定格，只有走进去才体会到浪里惊涛拍胸，这是澎湃里的寂寞。老周就守着这份寂寞，与任何能搭上话的人调侃，逗着过河的人，让这条河不再寂寞。

以后的城市改造让我和老周各自东西，一晃三十年过去，因了一部历史小说的创作，我决定去一趟黄河。仍是

一个夏日黄昏，我登上黄河南岸的大堤，老远看到涂满夕阳的岸上挺立着一个剪影，影子好熟悉，走近了看，原来是周大哥。他已经退休十年，十年间在堤坝上摆了一个摄影摊位。我看了看展架，上面贴着全国各地游人的留照。从太阳里绵延下来的河岸上除了余晖就是老周和他的影子，我问他，“你不寂寞吗？”老周说，“这辈子我一直守在这里，回到家才寂寞。这里多好，有黄河给你唱歌。”

就是那一次，老周告诉我，这一段黄河是年轻的，它流经这里仅仅二百余年。古老的黄河，截取它尾端二百余年的时间段，那不是一条新的河流吗？1855年，它冲破铜瓦厢的堤坝，调头北上，成了今天这个样子，它的美丽里隐藏着狂暴，懂得它就会恋上它！

我知道他每天的营业收入很低，手机有了拍摄功能，他的生意就没人光顾了，可他还是守在这里，那个影架上的照片淡去了鲜艳的色彩。对着如此浩大的奔流，他似乎不知道什么叫流逝。他是一个黄河的摆渡人，年轻时渡人，老了渡着岁月，用生命的余晖陪伴着黄河！循着老周的“摆渡”，我决定到铜瓦厢去，寻找黄河那次惊心动魄的转身。

我其实是去搜寻一段黄河决口的历史素材。决口处在河南封丘县李庄境内，黄河大堤上立着一块碑，碑文镌刻“铜瓦厢决口处”。咸丰五年那场破堤，溃决三十多个村庄，黄水漫及河南、山东、河北四十多州县，所到之处一片汪洋。从此黄河摆头北冲，原来从开封以下经由兰考、商丘、砀山、徐州、宿迁、淮阴入海，改由东明、菏泽、济南、滨州、东营入海。这一段黄河就是老周嘴里叙说的史话。

我站在碑下向西眺望，除了看到黄河澎湃的来处，也看到了历史。黄河从来不是一条绸缎般抖动的观赏河，有时候它是历史的壕堑。1128年是南宋建炎二年，宋高宗刚刚在临安建都，国势孱弱，金兵虎视江南。为了阻止金兵南侵，宋军东京守将杜充在滑州掘开黄河大堤，滑州即现在的安阳滑县，那一次黄河走的是南路河道。

黄河流，岁月也流，黄河伴着岁月流。在岁月里我见到了一条新的黄河。这条黄河在济南西郊吴家堡，这里的田畴，已不是印象里的阡陌纵横，亦不是古诗写的“百顷陂田过雨晴”。昔日的黄河把这里流成一片盐碱地，吴家堡人决定向盐碱地要水稻……在泉水城的西北郊，在黄河畔，一场伟大的稻改催熟了对稻业的全新认知。

黄河九曲十八湾，每一个湾都是转折点，决定着大河的流向，其实是决定着路的走向。黄河是母亲河，黄河也是一条哲学的河，它教给我们在时代的转折处如何华丽地转身，完成一次次岁月的摆渡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)

□李红伟

父亲退休后离开孤岛油田，转眼快二十年了。这两年，一直唠叨着要回去看看，终于，在深秋的一个艳阳天，我们从泉城出发，中午在淄博打卡烧烤午餐后，就告别了延绵的群山，开始在如砥的黄河平原上行走。

车过东营市区后，天地就辽阔起来，那漫无边际的芦苇荡肆意蔓延；不时会有鸟儿在天空盘旋一番，又降落在昏黄的蒿草里。它们也许是飞起来看了看，要飞出这片广袤的大地难度太大；或是在水中央的萋萋衰草里还有让它牵挂的小家和挚爱。

抵达黄河口生态旅游区时日已偏西，太阳洒下金黄的光辉，虽暖意稍欠，却明艳夺目。顺着夕阳望去，水是黄的，芦苇是黄的，一群群不断升腾而起的飞鸟，在阳光的笼罩下，也被镀上了一层金黄。

在景区里，不时有正在运行的油井映入眼帘，那起伏的磕头机，被父亲形象地称为“驴头”。父亲

吧？”父亲一开口，便让年轻人察觉到面前这位老者是“自家人”。“我是住井工。从这里到海边都是我的辖区。”年轻人言语间满是自豪。

这回轮到父亲惊愕了，“这么大面积都是你在值守？”“这一片是我和爱人负责的。我们年轻，主动承担了靠海的偏远油井。为了工作方便，就干脆搬到采油区来住了。”

年轻人的阳光爽朗打动了父亲，父亲再三请求要去年轻人家里看看。

顺着金黄的芦苇荡，朝着大海的方向，走了大约一刻钟，在一片临水的开阔地，有一处用集装箱搭成的房子，上面架着光伏发电的采光板。听到来人的脚步声，一只小花狗跑了出来，摇着短短的尾巴，围着主人亲昵地转圈。

年轻人从屋里拿出两个马扎，热情地邀请父亲坐下。原来，他和爱人是石油储运工程专业毕业的同学，爱人家在上海，小伙是咱济南人。黄河情、石油情，让两人毕业后来到这里。今天爱人去工区开会了，只有他一人值守。孩子在父母那里读书，两个人每天外出巡检，小狗才是这里常住的主人。

这些年，黄河滩的陆地每年往海里推进，开采区也不断向前移。他们居住的小木屋，每年春天都会往大海方向搬一次。

“苦不苦？”父亲心疼地问道。“等您到海边，会看见许多海上采油平台，他们更艰苦。”年轻人没有正面回答父亲的问话，而是把目光投向了远方。

父亲也不再言语，默默告别了年轻的住井工。来到黄河故道天然柳林景点。

在深秋的黄河滩上，有一片绿叶尚未落尽的柳树林，枝头依旧倔强地挂着几许残叶，在料峭河风里挣扎地坚守着夕日的葱茏，眷恋地将最后的绿色留在暖阳下，向人们展示着成熟与坚强。

这片柳树林，谁也不知道长了多少年，但最初，它们也许只是黄河上游的一节树枝，或是一块树根，被洪水冲到河里，随波逐流，来到这茫茫大河之畔。河水消退后，便落在沙滩上、淤泥里，不久便会生根、发芽，从嫩绿到苍劲。无论是河床改造，还是汪洋漫滩，每年春天到来的第一抹绿色，秋天迎风傲霜的最后坚守，都是这片落滩而生的柳树。

暮色漫上柳林，黄河水正将最后的残阳揉碎。天上有星星亮起，近处的油井和海上的采油平台也都亮起了灯，浩瀚的星空璀璨明亮了许多。

(本文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山东省写作学会会员)



“大河奔流——我与黄河文化地标”
征文投稿邮箱:
qlwbfnjzg@qq.com